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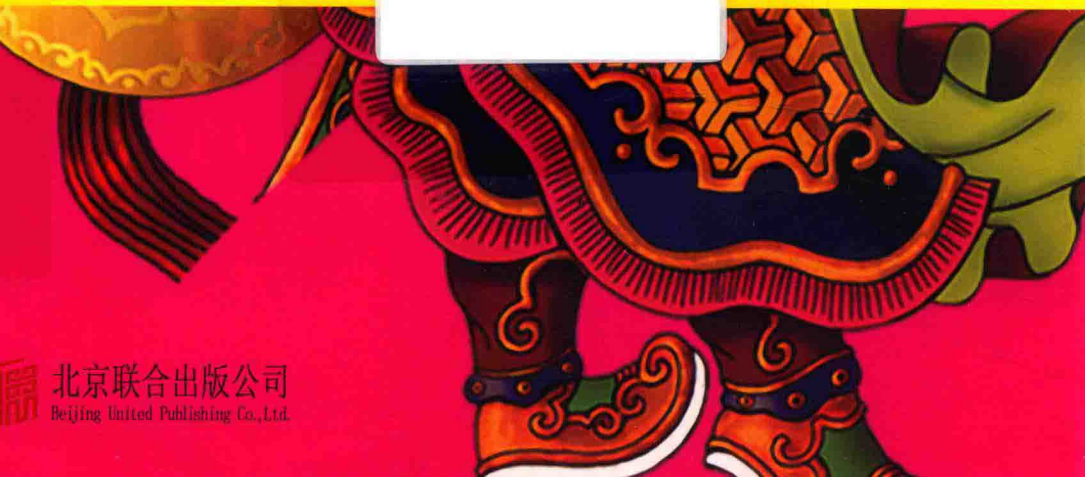
选调的，都是领导干部的接班人！

巴州往事

长篇小说

3 选调生

小桥老树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巴州往事

长篇小说

3 选调生

小桥老树 /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州往事. 3, 选调生 / 小桥老树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3

ISBN 978-7-5502-9896-5

I. ①巴… II. ①小…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34069号

巴州往事3: 选调生

作 者: 小桥老树

总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谢晗曦 夏应鹏

封面设计: 小_何工作室

版式设计: 胡玉冰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400千字 690毫米×980毫米 1/16 27.5印张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9896-5

定价: 42.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83670231

目 录

01 了解情况的前锋，用不着打架 / 001

王桥不愿意在部下面前有丝毫犹豫和担心，道：“是什么虫就要钻什么木，既然让我管环卫，就不能躲事，必须顶上去。姜所长，你怕了吗？既然不怕，跟我走。你别开车了，就坐我的车，边走边商量对策。”

姜永战吃惊地问道：“你一个人去？乐主任不去？”

王桥道：“我们是前锋。”

02 规矩：给钱的是老板，干活的是伙计 / 025

蒋大兵、张义绅和杨宗奎一唱一和，成功将话题转到现实的经济利益上。参加座谈的几个人都想着能不能在垃圾场找点活来做，暂时没有人说话。光头杨少兵不大敢惹本家叔叔杨宗奎，坐在旁边生闷气，想着另外的法子。

03 高位：让小人占，不如让品德可靠的人上 / 050

杨琏在写条幅时，道：“我看着王桥这些年在困境中一步一步努力成长，这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培养的孩子，如果有机会，你可以提携他，与其让小人占了高位，不如让品德可靠的人成为自己的左右臂。我衷心希望王桥能成为栋梁之材。”

04 现在不喝醉，以后就没抿一口的机会 / 081

“这是借口，只要你坚持不喝酒，大家最初不习惯，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关键还是你处的地位，你的地位高了，轻轻抿一口，敬酒的人都觉得有面子；你的地位低了，就算喝得大醉，也没有人在意。”

李宁咏的话很犀利，将所谓人在江湖的借口直接捅了一个孔。王桥脑子里又想起在眼前飞驰而过的两辆考斯特，道：“你的话是对的，但是我现在不喝醉，以后就没有轻轻抿一口的机会。”

05 眼界开了，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 / 111

如果在刚毕业时，晏琳骤然见到两位副厅级干部，会慌乱得手足无措。如今在省委办公厅常委办工作，由于服务对象的原因，她见到两位副厅级实职干部就觉得很寻常，并没有觉得两人有多高深。这或许就是眼界的问题，眼界开了，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晏琳十分珍惜这个宝贵的工作机会，工作非常认真。但是一入大机关就觉得压力很大，不少机关干部都呈现了疲态。

06 调整：交换左右手，肉烂了还在锅里 / 137

乐彬看到文件草稿以后，斟酌再三，将《关于环卫体制改革的
通知》改成了《关于环卫体制调整的通知》，解释道：“改革往往
意味着要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比较敏感，参会领导都会打起精神
看文件。在领导心目中，调整意味着从左手交换到右手，肉烂了还
在锅里面，他们不会太在意。”王桥细细体会乐彬修改的两个字，
不得不承认很多基层领导干部们在官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确实
对现实和体制有极深的洞察力。

07 好帮手不等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 164

王晓宇斟酌道：“我觉得小李功利心比较重，和许多爱幻想
的年轻女孩相比，她对现实认识得太清楚。如果你一直顺利，她会
是一个好帮手，你们的婚姻应该很美满；一旦你不顺利，她一定不
会做‘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08 场面话，也就是随口一说 / 194

王桥猜到曲科长的态度变化应该与邱家有关系，笑道：“那是
一定的，到时肯定要请曲科。”其实他和曲科长只见过一面，关
系还远没有达到请吃结婚酒的程度，这些场面话，王桥也就是随口
一说。

09 规则：大人物建立，小人物跟随 / 225

“如果你是大人物，自然可以建立规则。如果你是小人物，只
能跟随别人的规则，这么简单的事，难道还需要思考？”李宁咏从
小最崇拜的人就是父亲，父亲的行为方式和理念深深地影响着她，
成为其人生准则。

10 封疆大吏也得一步一步走 / 264

“奇了怪了，以前我听到有人谈论如何快速晋升，总是很不甘，为什么今天听到你谈起这个话题，反而觉得很正常。”杨琏自嘲道，“看来特殊材料制成的圣人总是少数，多数人都是平凡人，这样说还不准确，准确地说，绝大多数人都是平凡人，从本性来说，他们总会受到感情、亲情、利益等影响，很难完全超脱。”

11 证据，永远是第一位的！ / 290

邱宁刚道：“这不应该是我家三妹说出来的话，证据，证据，证据，永远是第一位的！现在是法制社会，一切讲证据。证据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证据要成为法律意义上的证据，必须要有一个采集过程。采集是可以人为干涉的。你说对方持刀，证据在哪里？而对方腿断了，这是一个很容易成为证据的客观事实。如果没有视频，是你的自我陈述重要，还是对方自我陈述加上一条断腿更重要？”

12 排斥的，永远都不是一路人 / 318

普通男人有点暧昧并没有太大问题，可是用领导的要求来对比，至少表现出了律己不严。很多事情往往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一个眼神、一个态度、一句话，往往能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一个人的本性。王桥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已经得出自己与彭克不是一路人的看法，当然这个想法被深深埋在心里，只有李宁咏部分知道。

13 可大可小的事情，就看怎么说了 / 346

原本以为这只是一件小事，谁知督导组看得很细，居然发现市政府办公室综合一科有三个笔记本的后半段内容完全一样。从理论上来说，就算学习内容完全一样，每个人的笔记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完全一样只能证明是事后补记。这是一个可大可小的事情，如果往大了说，就是集中学习阶段作假；往小了说，就是记笔记不规范。

14 距离感：达到平衡，又不失衡 / 378

王桥想要保持与彭克的合理距离，这个距离感很微妙，必须要有对人性的洞察以及对体制的了解。王桥工龄虽不长，年龄不大，但是阅历丰富，他竭力让这个距离感达到某种平衡，而不至于失衡。

15 政治上清白，就是要划清界限 / 407

李宁咏脸色一阵发白，道：“如果涉及王桥怎么办？”

邱大海平静地说道：“如果王桥涉案，就得壮士断腕，邱家这些年在政治上都是清清白白的，不要和涉案人员有牵连。如果王桥不涉案，就要看具体情况，现在不急于做结论。”

01 了解情况的前锋，用不着打架

1999年7月，岭东省，巴州市，昌东县。

在率队处理昌东县阳和垃圾场群体性事件前夜，城管委副主任王桥做了一个梦：

羊背砣小学。王桥将冰冷的井水倒满大锅，随后又将燃烧的煤块放进自制的简易蜂窝煤炉子，蜂窝煤炉子不久就变得红彤彤的。吕琪将木凳子搬进浴室，换洗的内衣裤放在凳子上。羊背砣浴室很简易，可是密闭得挺好，比起四处漏风的旧乡学校浴室要强得多。

“马上就要考研了，这是关键时刻，千万不能伤风感冒。里面温度升高一些，你再进来，我会把水烧得足足的。”王桥提着火红炉子进门，阴冷的浴室被照得明亮起来。

吕琪被王桥的阳光心情所感染，道：“你多烧点水，我要洗久一点。”

王桥抱了干柴和煤炭，堆在灶边，不停地加进灶孔。灶火烧得极旺，锅里水很快翻滚起来。烧开一锅，他就提着开水桶一口气跑上二楼，将开水倒进大桶里，然后继续烧水。

提着开水桶奔跑在楼梯上，他如有十万马力的铁臂阿童木一般神勇。

吕琪没有考虑水量问题，痛痛快快地洗了一个奢侈的热水澡，每个毛孔都舒展开，身体异常舒服。从澡堂出来，吕琪脸色红润，洗发香波的香

味混合着青春少女的体香，比平常更有女人魅力。王桥看得呆了，挪不开眼睛。吕琪伸出手在王桥面前晃了晃，道：“不认识我了？”

王桥摸着后脑勺，掉了一句书袋：“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父亲王永德素来以书香门第自居，从小逼着王桥和王晓两姐弟背唐诗宋词，他六岁就将句子超多的《长恨歌》背得滚瓜烂熟。读了中师以后，自以为懂得了《长恨歌》的意境，直到此时，《长恨歌》的词句脱口而出，他才领悟其中真意。

“你怎么掉起了书袋，酸。”吕琪笑道，“这几句诗很黄。”

王桥明知故问：“这是白居易的千古名句，怎么在你面前成了黄诗？”

吕琪道：“本来就是，你假装不懂。”

说笑间，两人都情意绵绵了。

“你不洗澡吗？”

“你稍等，我马上去。”王桥如离弦之箭直奔简易浴室。

等到王桥洗澡出来，两人相拥着上床。吕琪比平常更加主动，光溜溜的身体缩在被子里如八爪鱼一般黏住王桥，还用手指在他腹部肌肉上滑动。激情洋溢时，她咬着王桥耳朵道：“今天晚上，我要两次。”王桥雄风正盛，战意昂扬，道：“两次不过瘾，三次。”

“说话算话。”

“当然。”

王桥温柔地进入对方身体，吕琪“啊”了一声，双手紧紧抱住王桥结实的身體。

正在酣畅淋漓地爆发时，王桥从梦中醒来。

醒来后，他发现自己梦遗了，内裤黏糊糊的。

在卫生间冲洗时，王桥彻底清醒过来，梦中吕琪让其格外惆怅。

王桥是省委组织部选调生。大学毕业不到一个月，担任昌东县城管委副主任不到半个月，屁股没有坐热，情况没有摸熟，还是货真价实的菜鸟副主任，就要独当一面，率队处理县阳和垃圾场群体性事件。

压力如泰山一样沉重，让王桥借此将对吕琪的思念埋进了心底。

早上，办公楼前，县环卫所副所长姜永战在菜鸟副主任王桥面前愁眉苦脸地发牢骚：“车祸还没有处理好，垃圾场又堵了起来，还让不让人活。”

王桥不愿意在部下面前显出丝毫犹豫和担心，道：“是什么虫就要钻什么木，既然让我管环卫，就不能躲事，必须顶上去。姜所长，你怕了吗？既然不怕，跟我走。你别开车了，就坐我的车，边走边商量对策。”

姜永战吃惊地问道：“你一个人去？乐主任不去？”

王桥道：“我们是前锋。”

姜永战提醒道：“前一个月，曹勇主任亲自带领大队伍处理堵场事件，在垃圾场和村民打了起来。朱立福受伤住院，曹主任在县政府被批评了一顿，当场脑出血。打了一场架，害得我们城管委三分之二领导住进医院，还被调走。小王主任，这事真不好弄。”

王桥道：“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没有退路。况且，我们是前锋，主要任务是了解情况，说服教育，用不着打架。”

小车正要启动，门外开进了昌东电视台采访车。身材窈窕、相貌姣好的年轻记者李宁咏跳下车来，来到长安车旁。

李宁咏再次做自我介绍，道：“我是昌东电视台李宁咏，王主任，我能跟随你采访垃圾围城之事吗？”

城管委素来重视与新闻媒体的关系，王桥下了车，解释道：“李记者，现在没有时间，我要去垃圾场。”

李宁咏忽闪着长长的眼睫毛，道：“听说垃圾围城的原因是垃圾场被堵了，我跟着你去垃圾场，了解一手情况。”

“垃圾场聚集了很多村民，怨气大，摄影镜头摆出来就要惹事，我建议你不要去。”王桥讲话之时，注意到李宁咏的眼睫毛不是常见的假睫毛，而是真有这么长。

李宁咏道：“我找一辆没有标志的车，不带摄影机，就是看一看，增加点直观印象。有了直观印象，以后报道就会更客观。”

王桥认可了此说法，委婉地警告道：“你们如果要去，只能旁观。这

是涉及全县的大事，不要惹麻烦。”

李宁咏甜甜一笑，道：“不会的，我就当一个专业旁观者。”

半个小时后，王桥和姜永战来到县阳和垃圾处理场。

数十名村民将垃圾场入场道路完全堵住，一长串垃圾车被迫停在公路上。太阳暴晒下，垃圾里的有机物迅速腐烂，滴下一摊摊污水，发出阵阵恶臭。苍蝇爬满车头，几乎看不到车头本色。

“下午发灭蝇药，肯定发，每家都有。杨社长，让大家先回去。”先期到达的县环卫所所长乔勇在人群中间和村民对话。村民人多嘴杂，他必须大声说话，嗓子已经完全沙哑了。

“光发苍蝇药怎么行，每次吹风都臭得不行。垃圾场不搬，我们就搬家。这次大家吃了秤砣铁了心，不会放垃圾车进去。”瘦瘦高高的社长杨宗明像一只置身局外的白鹤，神情冰冷。

乔勇干咳两声，道：“500米搬迁已经到位了，再搬不可能。”

这一句话惹恼了不少村民，留着光头的村民杨少兵火冒三丈道：“这是屁话，我问你，500米受到污染，510米就没有污染？不管走到哪里，这个道理都讲不通。你们还叫公安来抓赌，这是打击报复。”

乔勇道：“公安是公安，市政是市政，公安抓人不会通知我们，和垃圾场有什么关系？你们有什么问题还是要依法解决，走正规程序。”

杨少兵骂道：“依个锤子法，你们几爷子乱搞，还要我们依法。今天说破大天，也不放垃圾车进去，有本事你们又喊公安来抓人。”

前任城管委朱立福副主任被打伤住进医院以后，阳和派出所多次查访未果。局里批评派出所明知有群体事件却没有注意收集证据，造成工作被动。阳和派出所挨了批评，脾气不顺，在查案时顺便将聚在杨少兵茶馆打牌的村民全部带进了派出所。村民在茶馆打牌多少都要带点彩头，往常是罚款了事，这一次除了罚款还对几个年轻人进行拘留。

派出所多来几次，茶馆生意自然受影响。杨少兵对公安抓赌极度不满，又不敢得罪公安，在堵路的场合借着人多势众将被抓赌的怨气发泄出来。

王桥在人群外仔细听双方对话，暂时没有挤在内圈。姜永战则悄悄步

行走进垃圾场，检查场内管理情况，在这种关键时刻，必须要加大垃圾场用药量，免得被人抓住了把柄。

乔勇说得口干舌燥，没有任何效果，脸上被喷了不少口水。他见到王桥站在外围，便挤了出来，脱离村民包围，示意王桥到旁边说话。

乔勇和王桥走到距离村民约百米的地方停下来交流情况。昌东电视台记者李宁咏已经不声不响地来到了垃圾处理场，在场外观察事态发展。她见王桥汗水淋漓，到小车尾箱拿了两瓶矿泉水。

“谢谢。”王桥没有客气，扭开瓶盖，仰头喝了半瓶。

李宁咏道：“确实很臭啊，我差点吐了。”

乔勇道：“李记者，平时没有这么臭，今天所有垃圾车被堵在公路上，太阳暴晒，自然臭得很。”

李宁咏望着聚在一起情绪激动的村民，道：“王主任，看样子仍然通不了。”

“没有办法，必须要打通，否则县城就要瘫痪。”王桥将整瓶水喝完，又交代道，“你别靠得太近，万一发生抓扯，被误伤划不来。”

李宁咏道：“我见到了真实情况，等会就走。”

堵路村民和如死蛇一般的垃圾车队如一把快刀，一刀一刀斩向分管环卫的王桥。王桥知道必须要顶上去，否则会被原本怀疑自己的领导和同事更加怀疑，他用坚定的声音道：“等会儿乔所长向村民介绍我的身份，我要与他们直接对话。争取找五个村民代表座谈，这是调虎离山，趁着村民散开，我们赶紧进场。”

乔勇道：“有的村民恶得很，介绍你的身份有可能被围攻，前次朱主任就被打伤了。”

王桥道：“丑媳妇始终要见公婆，隐藏我的身份没有任何意义。只要有理有节，他们应该不会围攻。放心，我不是胆小鬼，这点事还禁得起。”

乔勇竖了大拇指，道：“王主任不错，遇到困难不当缩头乌龟。有的领导只会说大话，遇到困难就让下面的人冲，他站在干田坎上看热闹。错

了是下面的责任，对了是领导有方。”

商量好方案，乔勇猛喝了一口水，回到堵路点，跳到一辆垃圾车车头踏板上，大声道：“城管委王主任来了。王主任是城管委领导，你们不要闹，听我说嘛。”

村民们将目光转向了从来没有见过的年轻人。

王桥也跳上车头踏板，站在乔勇身边，挺着胸，与村民们对视，没有退缩。李宁咏站在村民后面，望着勇敢的王桥，眼里闪出一堆小星星。

乔勇身材瘦小，王桥身材高大，两人站在一起，王桥尽管年轻，可确实有领导模样。一名老者走到王桥身边，激动道：“垃圾场硬是臭得不得了，半夜我的小孙子被热醒，开了窗子，臭得直吐。你是当官的，就行行好，把我家搬了。我家距垃圾场512米，这是你们测的距离，我觉得不准。”老者留着罕见的传统山羊胡须，说话之时，不停地手抚胡须。

光头杨少兵凑到王桥身前，道：“我不管你们怎么测量距离，512米和490米有啥子区别，有啥子区别！废话少说，我们要搬家，不答应，我们就是要堵场。”

王桥大声道：“各位乡亲，听我说一句，人这么多，你来一句我说一句，根本说不清楚，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找个院子座谈，其他人可以先回家，不要堵在这里。”

王桥现身后，社长杨宗明便躲在暗处观察这位城管委年轻领导。等到王桥提出这个要求后，他走出人群，道：“王主任第一次来垃圾场，我们给个面子，找五个人到康家大院子。除了到康家大院子的人，其他人不要走，继续堵路。”

王桥原本想调虎离山，斗争经验丰富的杨宗明不动声色就把他的企图化解。

到此时，李宁咏走回停在远处的小车，发动汽车，赶紧离开又臭又脏的垃圾场。如果不是王桥来到了垃圾场，她才不会跟着到这个充满了臭味和苍蝇的地方。

王桥、乔勇和五个男性村民代表陆续来到垃圾场附近的康家大院，在

堂屋坐下。杨宗明推开窗子，道：“平时我们都不敢开窗，今天城管委领导来了，闻一闻这个气味。”

乔勇经常到垃圾场，与杨宗明混得熟了，开玩笑道：“杨社长，我是环卫所的，不是城管委领导。”

王桥最不喜欢乔勇这种小聪明小滑头，只是在这种场合也不便批评，就用眼角刮了他一眼。他来到窗前用力吸了吸鼻子，回头对杨宗明道：“不臭啊。”

杨宗明有点尴尬。道：“现在没有风，等风吹起来，臭得要吐。”

几个男人沉默地抽烟，屋里飘起袅袅轻烟。

杨宗明咳嗽两声，道：“既然是座谈，我先说两句。县里投好几百万修阳和垃圾场，刚刚开始用，不可能马上就搬走，这一点我们都晓得。我们以前是青山绿水，垃圾场来了就变成臭水沟。当官的总得考虑老百姓死活。我想问王主任，为什么老百姓天天闻臭味，你们不管？”

王桥听杨宗明说得客观，对其增加了几分好感，道：“杨社长，不谈虚的，说具体事情。”

这时，空气中出现了垃圾场特有的酸腐臭味。

杨少兵指着王桥，激动道：“你还说没有臭味，鼻子长起来有屁用？大家不要抽烟了，让当官的闻闻臭味。”

此处距离垃圾场超出了500米，确实能闻到随风而来的臭味，但是没到村民说的闻到就欲呕吐的程度。风向转变时，臭味又消失了。

“这个臭味还比不上每家每户的粪坑气味，更比不上猪圈，大家都是农村人，别这么娇气。”乔勇这句话也是实情，刚才飘来的垃圾臭味确实不如猪圈臭味浓烈。

杨少兵眼睛不停转动，突然一拍光头，道：“猪圈是农家肥，臭是臭，没得毒。垃圾臭味有毒，闻了要得病。”他找到了这个有力说法，有些得意。

乔勇道：“杨少兵，你少鬼扯。”

杨少兵道：“你才鬼扯。”

杨宗明制止了这种无聊争辩，道：“不要说这些没用的。”

社长杨宗明说话时，村民们停止说话，安静听社长说话。杨宗明慢条斯理地说道：“大家都闻到了臭味。那我开始说了，第一个是苍蝇，你们发的药不行，数量也不够，以后你们别来发药，把每家每户需要的药折算成钱，每月发给大家；第二个是臭味，我听娃儿说外地垃圾场都用土埋了的，或者烧掉，你们可以这样做；第三是体检，刚才杨二娃说得对，垃圾臭味有毒，垃圾场使用后，我们这个地方有好几个人得了癌症，体检的要求不高吧；第四是重新测距离，搬迁的有几家比杨家院子还要远。我就想到这几条，想起再说。”

王桥没有急于表态，道：“其他同志还有没有新的说法？”

光头杨少兵大声道：“我说一个事，490米都臭得要搬家，我家505米就不臭吗？这个道理讲不通，我一辈子都不会服。而且测量距离到底准不准，鬼才知道。”他扬起手臂，道：“我们就要搬家。”

王桥道：“你们说的几点我都记下来，回去给领导报告。”

杨少兵道：“你是城管委领导，这点小事都做不了主，座谈会有屁个作用。”

王桥道：“我是城管委分管副主任，分管环卫工作。你们提这几条都不是小事，当然要报告，这是组织纪律。”

杨少兵说了一句粗话：“做不了主还谈个锤子。”

王桥瞪了杨少兵一眼，道：“我做不了主，但是可以把你们的意见带回县里，县里自然有能做主的人。”

年轻官员眼中有一丝凶狠神情，杨少兵不禁心虚，缩了缩脖子，随即又想到：“他是当官的，难道在光天化日之下敢打人，我怕个锤子。”于是又将脖子伸长。

杨宗明发了一支烟给王桥，道：“王主任，堵路不是针对你和乔所长，垃圾场把我们整惨了。今天把话搁在这里，不解决问题，垃圾场绝对不能通车。”

杨少兵伸长脖子，道：“天天闻臭味，大家都得病，我们全部要搬迁。”

座谈会和往常一样没有任何结果，王桥和乔勇离开了康家大院。他们

刚走几十步，社长杨宗明追了过来，道：“风吹过来了，这次臭得很，你们过来闻。”

王桥走回康家大院时，恰好山风转向，臭味又没有了。

杨宗明跺脚骂道：“狗日的，今天硬是让老子出丑，弄得我像在说假话。垃圾场在晚上和早上最臭，你们晚上在这里住两天，就能闻到。”

王桥也发了一支烟给杨宗明，道：“杨社长，你们这样堵起也不是办法，总得给我们一个解决的时间。”

杨宗明梗着脖子，摇头道：“不行，我们不堵路，你们根本不会解决。”涉及全社经济利益，杨宗明不敢轻易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必须站在全社村民的角度说话。

涉及村民群体和复杂博弈，王桥同样不敢擅自做主。

基层的事如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

基层的事又如雾霭，里面各种成分都有，复杂。

由于垃圾场被堵住以后，环卫所清运工作无法开展，城里必然将堆满了垃圾。城里大街小巷堆满了垃圾，必然会引发投诉。投诉以及满城垃圾的惨状，必然会让领导发火。领导发火，承担责任的就是城管委以及环卫所。这是一个连锁反应，起因是垃圾场与村民的关系，后果是全城垃圾无法处理。

对于村民来说，500米红线与他们无关，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鼻子。全城垃圾与他们无关，这是县里的事情，与他们有关的是苍蝇、臭味和环保搬迁补偿。

对于县里来说，按部颁标准，500米内应该环保搬迁的都已经彻底搬了。若是退一步就没有了麻烦，县里肯定会下定决心退一步。目前困境是无法预料退到何处会结束，退到510米，515米的会闹，退到515米，520米的会闹，永无止境。因此，只能守着500米线，一米不敢退。

城管委一把手乐彬也来到了垃圾场，站在远处观察堵路人群。上一次老资格的曹勇和朱立福就在此地被打，他实在不放心刚出校门的菜鸟年轻副主任处理这种棘手事，让刘友树到人群中悄悄将环卫所长乔勇叫了过来。